

跳蚤,我也领教过

“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,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?当然要靠群众!”

读《学习强国》,读到了习近平青春成长的故事,读到了这句话。文章说的是15岁的习近平响应毛主席“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的号召,来到陕北一个叫梁家河的村庄插队。初到乡村,跳蚤关、饮食关、生活关、劳动关、思想关,关卡相扣,步步紧逼,习近平心中也有过茫然、孤独、彷徨、迷惘。然而,习近平的姨和姨夫说的这番话,让他豁然开朗,成功“过关”。

“不依靠群众靠谁?当然要依靠群众!”这句话,也让我想起我的曾经。

我追寻着话音,时光回到上个世纪,那时警察干工作的标配是“一盒印泥、两支笔、几张笔录纸”,下乡靠步行,许多村庄藏身深山秘境,翻山越岭二三十里,给你脚底磨个泡绝对没问题。去办案寻个路、找个人都得靠嘴巴向老乡问路,前辈有句话说得好:“路在嘴上”。为了干好农村工作,我向公安前辈学习,“带上嘴巴”找机会往群众里钻。

往群众里一钻,味道就来了,饿了有饭吃,渴了有水喝,找人有人带路,遇到误解时有人站出来帮我说话。老百姓是地,老百姓是天,人间至味是清炊。

有一次,我到大山深处调解遗产纠纷。清官难断家务事,当事人又是一对彪悍兄弟,处理起来难上难!但矛盾不解决就可能升级,时间白天不够晚上凑,晚上还是没理清就住村里。留宿在德德伯家,他和大妈睡稻草加草席,让我们睡棉絮加床单,柔软一些、舒适一点。入睡不久,我浑身奇痒,原来是跳蚤在我身上狂咬。电灯一开,嘿!那三两跳蚤蹦得真高,反正睡不着了,干脆欣赏起跳高来,可这些小东西蹦了三两

下就没了踪影。关了灯,疼和痒的感觉又来了,无奈,跳蚤伴我入梦。

忽然,窸窸窣窣、叽叽啾啾的怪异声惊醒了我痒痒的美梦。那是老鼠在楼上嬉闹追逐,存心不让我睡觉。直到天蒙蒙亮,老鼠才退场,我又回梦乡。梦未成形,“笃笃笃!”大妈来敲门叫吃早饭了!我起床推开窗,窗外已是农民赶牛下田的吆喝声。我仿佛生活在宋词里:“无寐!无寐!窗外马嘶人起。”

我到厨房吃早饭,大妈问:“竹竹啊,昨夜睡得好不好?”

“好!”我嘴巴说好,心里却嘀咕:昨夜热闹得不得了!

新中国70年破浪前进,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,农民也懂得“互联网+”了,微信抖音更是不在话下,跳蚤已很难见到。交通快捷、信息畅通,公安工作的科技化、信息化、数字化水平也越来越高。在享受新中国70年的幸福时,我审视自己:驻村过夜,与老农促膝长谈的机会好像变少了?

一个偶然,我和同事又来到那个小山村宣传交通安全法。我特意走进那熟悉的农家,进门刚与年轻人打了声招呼,房间里就传出:“我听出来啦,是竹竹来我家了,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呀!”是德德大妈在喊我,我闻声快步走进房间,德德大妈说:“老头子四年前已经上山(去世)了,我今年91岁了,眼睛看不见,心却亮堂着,你的声音我老远就能听出来,因为我把你记在心里!”

见到她,就像遇到了老朋友,我既欣喜又惆怅:“想干好工作,就要多往群众里钻!”德德伯的话变得更加清晰,仿佛在告诉我不忘来时路、走好未来路,无论是干在派出所,还是行在交警,只要群众在,希望就会一直在。

松阳 叶亦竹

生与死

那日清晨,空气里积压着的厚重的灰色久久未能退去,以至于那年秋天,全村的人都被某种灰色笼罩着。

叔婆家的院子里挤满了人,几乎大半个村子的人都赶过来了。他们个个面色凝重,低声细语,不时伸长脖子往屋里张望,脚步却始终停留在门外,似乎前面挡着一堵玻璃墙。透过人墙缝隙,我看到叔婆躺在屋子里的木沙发躺椅上,她平日里也总是喜欢那样躺着。只是那日她身上盖着厚重的棉被,被子随意拖到地上,椅子随着人连同被子一块猛烈地一颤一颤,顺着被子往上看,我看到了叔婆惨白的脸,她眼睛紧紧闭着,嘴巴半开着,不断有白色的泡沫从嘴角斜淌下来。还没等我回过神,我就被一只大手从人群中拽了出来,抬眼看到的是母亲严肃的脸,我没有反抗也不敢多问,满脸疑惑地往家里走去。平日短短的一条小巷,那日走着感觉特别漫长,满脑子都是刚才所见的画面,到家后仍然惊魂未定。前不久,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是叔婆没有错,我在脑子里向自己求证了无数遍之后,才渐渐定下神来,思绪被拉回到半小时之前。

天色渐亮,村民们在鸡鸣狗吠中开始了忙碌的一日,此时母亲快要做好早饭,我则坐在门口的石凳上等着开饭。远处烟囱里的余烟缓缓消散而去,像一条若隐若现的银蛇遁入薄雾,与灰色相互交缠无法分辨行踪。这时,巷子尽头叔婆正背着手慢慢走过来,透过未消散的雾气望向她的身影,似乎有种虚幻的

遂昌 曾颖萍

■警官视界

摄影人简介

潘恩,丽水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民警。业余爱好摄影创作,是中国公安摄影家协会会员,其作品多次在《平安时报》《处州晚报》等媒体刊发。



冲刺



苦练

有一种幸福叫古镇

游周庄,四季皆宜,节假日是要避开的,因为这时候往往人流如潮,难以领略周庄水乡的宁静秀美。而傍晚的周庄显得格外美丽,落日的余晖透过垂柳的枝叶斑斑点点地洒下来,像娇羞的少女不肯展露全身的姿态。此刻的它洗去白天的喧嚣,展现夜的宁静。轻轻泛舟于小桥流水人家,不道西风瘦马,却言美的无暇。这就是周庄,一个能孕育出此种美的千年古镇。

夕阳下的周庄显得格外典雅,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贵妇人。我挂着相机走在青石板路上,犹如走在水墨画中,夕阳、古道、人家、小桥、流水、小舟、阿婆,还有阿婆那穿越千年的歌声。

小巷子两旁的客栈让我想到金庸武侠小说里高手们角逐的场景,真像是一个时光的轮回,古朴的城镇,古朴的民风,浸在其中,你会感到周庄的不一样。古镇路旁的酒吧颠覆了我对酒吧的印象,古色古香的外表,精致的桌椅,特

别温柔但又叫不上名字的音乐,清秀的女子盘腿坐在镂花的长椅上,认真地看着一本装帧非常典雅的书,估计是这家小店的老板吧。

这时我突然想到朋友说的一句话:有一种幸福叫古镇。

当然,周庄的魅力,除了它独有的江南水乡的风光,还有它的文化内涵。像沈厅、张厅、富安桥、全福讲寺、沈万三故居、水底墓、双桥等,每一个点都带有历史的痕迹。旅美华人画家陈逸飞看到双桥后画了幅油画《双桥》,后来这油画和双桥一样驰名于世界。静静地站在双桥上,如一幅雕像被周围的美景笼罩。

此刻的美景多少也使自己意识到平时浅薄、纠缠于琐碎小事的无谓,后悔自己没有一份恬淡的心态而错过了生活中的美;如果我能有一种从容的闲适,清楚考虑重要的事并做正确的事,也许能够抛却生活琐事,从而修养一份拨开迷雾看风云的内在力量。

缙云 麻慧丽